

學

的

朱子影

全體大用
之學繼往
開來之儒
析之極其
精而不亂
合之盡其
大而無餘



周東遷而孔子出

宋南渡而文公生

道統相傳之圖

學自周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周子

程子
張子

朱子

伏羲

神農

黃帝

堯

舜

文武

湯

禹

周公

學的上

仁澤輯

下學第一 總論爲學之道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於理也理只在事中○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

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八紘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湏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

是正當學問○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
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
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
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
以求其能○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
須用敬道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
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

養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問涵養在致知
之先○白涵養合下在先○林擇之問且涵
養去又之自明曰亦須窮理○學者工夫
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
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
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理所養之理窮理
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
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朱子曰既

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

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
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問大學首云
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
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
朱子曰古人教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
以從事其間而不致忽然後可以銷磨其

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
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
助○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
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
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脚
跟做去○裁做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
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
方用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

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斂
隨時體究隨事討論○論其至近至易則
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
當用力○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
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又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
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
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

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孔子只
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
有功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
不立○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
亦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
漸做來○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
又白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
處而不學○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

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飫
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
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
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爲
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
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學者當自博
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虛○朱
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達○程子曰學

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
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
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
論也○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
遍方始是儒者之學○朱子曰古之學者
始乎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

以爲聖人矣。○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以上。

細七

持敬第二 西齋頌用敬

朱子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敬字工夫。

乃聖門第一義○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

便說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緊要處○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不足以涵養

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

藝之教為大學者未由乎此亦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

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

格物說焉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自夫以采無
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童斐
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事一無適
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
着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此一件又
作一件○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

也惟畏庶幾近之。○問敬何以用功朱子
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下手工
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起作又
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
是下手用功處。○程夫子教人持敬不過
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持敬之說不必
多言但熱時整齊嚴肅威儀嚴澁動容貌
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

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
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九容九
思曰。既此便是涵養本原。○坐如尸。立如
齊。頭容直。自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
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儼然端莊。執事恭
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
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
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
當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
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一念之萌
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
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
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
滯○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
不存○身是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

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
○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言
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明道先生
言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
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
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
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敬之一字萬
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

從此出方有據依。○聖賢之學徹頭徹尾
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
者以敬而行之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
已。知則敬以守之。○問朱應事接物時如
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
已。○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
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舊見李先生常
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

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朱子曰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伊洛拈出敬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

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
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
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
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
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
兢兢同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

爲凡屬國敢或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而在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
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
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
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
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以上分
十節

窮理第三

進字則在致知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人入德處
全在格物致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
全體說○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
言致知以心言○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
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大
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
會○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有是
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其

見○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
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
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因其所
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謝上蔡說格
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
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格物十事格得
九事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
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

處○朱子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
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
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湏着逐一併
與他理會過○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
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
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
理會○程夫子云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
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遇着一件事
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謂陳安
卿曰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為
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
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與敬○
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
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問

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熟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曾

中自當有洒然處○窮理且今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窮理源有先後緩急父之亦要窮盡○朱子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源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源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其依此法去做真是不同○朱子曰真

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
緒都理會四面轉合來見得是一理○朱
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讀書之法在循
序而漸進與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
索其旨未但於前則不致求其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後又曰先須熟讀後其言
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
出於吾之心○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深
尋幽探。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刻苦
音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
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
之源則一而已。○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通毋遠。○朱子曰且讀一書先
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
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先

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
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有相穿縫處
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
反復向上有通透處讀書須是成誦方
精熟○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
時熟着時熟玩味時熟○聖賢之言常將
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韓退之所謂
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渚有沉潛反復

之功方得。○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
讀。○朱子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
是。第一義。○讀書須教細者，心粗性急，終
不濟事。○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
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朱子曰：學者
之於經，未百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讀書

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先立己見
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
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凡讀書須
看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又曰須
看他文勢語脉○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
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
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廢雖或傳以爲聖

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者文字不可先
懷權斷於胸中○者文字只要虚心橫渠
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朱
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
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
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無
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朱子
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

切掃去。放教會中空蕩蕩地。下却舉起一
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
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湏如猛將用兵。真是鏖
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真是推勘到底。決不
恕他。○朱子曰。讀書湏讀到不忍舍處。方
見得真味。○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
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

狹洽當稍見功耳。○昔陳烈先生嘗無記
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
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朱子曰：聖賢心
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
就自家身上推究。○讀一句書，須體察這
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這道理，傾是見

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皆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朱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

居敬而持志。○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
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
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
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
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
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
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

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以上分十八節

精蘊第四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

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
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
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無大本經而讀天下
之書論天下之事哉○若理會得此四書
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
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
書皆未易看○論孟二夫少得幾多六經

工夫多得效少○子所推言詩書執禮未
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
先爲玄妙之說○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細
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
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
家治國平天下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
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
下是達此理與做三節看○致知誠意是

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
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心鬼關○看大學
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
解本字之將或問來參章句又曰看來看
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
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袖中
中而正經亦不用了○讀大學豈在他言
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

臭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間居爲不善是
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
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
之有。○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
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
與聞。今却只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
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問與點一
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

是做工夫處○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
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
篇以何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皆此可見
○朱子曰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
者只要日熟讀又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
○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朱子曰
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
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

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集
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
不少一箇字○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者
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便了
○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或問
以言說爲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
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
之實是理而無妄○或問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讀中唐者毋跋於
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
會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
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傳
學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朱
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
而無一理之不具。○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參之列國。以盡其變。古之以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指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誄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
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讀關
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
流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
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
五篇皆成查滓矣○讀詩必如三復白圭
方是有味○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
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

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求聖人之心如堯
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
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
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
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
外是矣○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
言學字○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
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禮記是

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之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

本流傳得此箇文字○朱子曰周禮一書
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朱子曰易
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有两義
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
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
者深○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
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伏羲畫卦止有

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
周公作爻辭亦是爲卜筮說到孔子方說
從義理夫○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
學綱領開卷第一義○易有精有蘊如師
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
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
其蘊也○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象

解○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
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
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
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
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昔嘗有人問程
子胡安定以九四一文爲太子者程子笑
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文只做得三百八
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程傳義理精字

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
其解易只作卜筮之書。○沈元用問尹和
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尹云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
說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都有下落處。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
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子聞之。悚
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

書益加詳密云○朱子謂甘叔懷曰曾看
河圖洛書數不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
透得動○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
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或問
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
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
也又曰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只

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
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史書掌於史
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
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
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其微詞與義
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
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
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

耳○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
內中國外夷捨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
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春秋是明道正誼
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及成謀利
大義都晦了○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
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
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精往往
不曾見國史○朱子曰考經只前面一段

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朱子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

詳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小學是
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之類太
學是發明此理○近思錄好者四子六經
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窮
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
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
矣○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
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易通與太極圖

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錄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通書近世道學之原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則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朱

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西

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
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
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西銘一篇大
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兩句○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件事
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
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
同○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

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朱子曰易之爲書最不易讀其作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

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
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
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問
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
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
○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或問看
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
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看

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讀史當
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或問綱
目主意朱子曰存正統○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
使夫歲年之次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
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朱
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朱子
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各守條分

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天即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也。○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

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
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張子云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鬼者陰之
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
能也○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
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即理也以人所

其言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
則謂之理○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伊川
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
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
於天言之謂之性○性者人所稟於天以
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
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天之氣也○氣即體之充也○心者身之

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

物而動者也○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
才者德之用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
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天之降
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
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
常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
皆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極者至極

之義標準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程
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善者天命所
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德者
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明德者人之
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
行之於身故謂之行○仁者心之德愛之
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
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知則心
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盡己之
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己自盡爲忠循
物無違謂信○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
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剛者傷

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耻己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又云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弟爲弟又云善其鄰曰友○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從○有心恃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悔自凶而趨吉各自吉
而向凶○直者心無私曲之謂○和者從
容不迫之謂○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
之用○典常也謀謀也○道之顯者謂之
文○德合天地稱帝○聖通明也又云聖
人神明不測之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
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
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

華美外而言則謂之文○君子成德之名
○賢者才德過人之稱○狂者志極高而
行不掩猶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愚者知
不足厚有餘○術謂法之巧者○先生父
兄也又曰學士長者之稱○學之爲言效
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政之爲言
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有其心無其
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真以理言
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一
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
也○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
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
○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
合之也○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

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張
之爲網。理之爲紀。○異端者非聖人之道
而別爲一端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
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
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
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朱子
曰。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
外實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

蓋有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
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朱子曰
堯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
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感知其所當然
故行不繆以上分三節

鞭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
不自鞭策○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

實君子蓋深耻之○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光華○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夏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
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
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
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
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
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
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某年十五
六時見此段解得痛讀之未嘗不喟然

警愚者務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
工夫方得○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
就心地上用工○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
曰不處是切已便的當○朱子曰字問之
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
已蓋能如此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
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
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聖賢千言萬語

只恐人未失其本心。○問心如何得在腔
子。真曰欲使在腔子裏。○朱子曰此心固
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
人欲作天理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
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
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幾者動之微。是欲
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
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一念起處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未定源尤更緊切○
○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善惡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
○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人之
○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
○永南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
○察之○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
○得脚住儘長進在○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

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

○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

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纔有^真底意思

思便是心欲○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

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存

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懸念室欲

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

方動之時審之。

○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

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朱子曰

李先生說入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

是那不在。陳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

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問不

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

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

等思慮矣。○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

主張故爲私意所勝。○朱子曰古人之言志
卽心君。頃心有主宰始得。○持其志則氣
自清明。○朱子曰所謂未放心非是別去
未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心
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
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自去點檢一日
間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心存
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

力○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
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
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
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
法○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
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
是已存之心○問心要在腔子裏○慮事

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
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
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
固是要如此○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
萬理畢見○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
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
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
有不入於邪僻者○心纔繫於物便爲所

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
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
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朱子曰。范氏云
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
○人最怕陷溺其心。○朱子曰。須是教義
理心重於物欲。○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
不果如芻豢悅我口否。方是得。○朱子曰。

學者常用操醒此心使如印之加亦群邪
自息○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
內外相養之道也○朱子曰人不自知其
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爲學
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而克治將去○
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
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
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

是克治氣稟偏處○克己固是學者急務
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
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
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
克將去○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
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遇
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却爲人欲
引去做了却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

淡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過且故過明
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問顏子地位有
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
湏用淨盡截斷了○問己私有二氣質之
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
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
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
欲爲多○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

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亦有不失其本
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欲則欲寡而理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
可學矣以上分
十四節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
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
如何曰且克己心不在無下手處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脩身之要也○朱子曰人湏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

也○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懲忿如
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
如防盜○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
制者唯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朱
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
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爲親切
真當佩服○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有

由亦不可得○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
所謂宴安鴆毒也○朱子曰今人身上大
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容貌辭色之
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又嘗訓其
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
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嫖輕以害德
性○朱子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
身之切務○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

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
飲食○朱子曰人講言語不妄發即求仁
之端○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
豈可出於口哉○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
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
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朱子曰
入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
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凡

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而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此常事做將去○聖人教人太緊只是說孝

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熊夢兆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平。爲本。如勇決。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朱子曰。人須有廉耻。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則亦何所不至。○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

不如人矣。○人須知耻方能過而改。○朱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下日子。○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

必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者但凡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常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朱

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
足以自贖○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
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
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
哉○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
透更無話可說也○朱子曰儉德極好凡
事儉則鮮有失也○謝氏所謂食前方丈
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戶

者其誠致卑凡。在求飽與安。若下矣。
朱子曰。學者常帶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
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
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
分。後心後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不
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
戒哉。○總極其小。便害其大。○窮源是忍
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曰。學

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
差子也○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
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更須就
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
得者非是小事邇者學者何足道能言真
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學者須是此處立
得定然後博學之功方有補益耳○

朱子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義利之間只得着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正義未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

心學○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繞行是義合目是敬開地是義便是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朱子曰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

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
事皆爲已也。以爲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
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
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已者無所爲而然
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
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
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以上分二節

道在第八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貴原於天命之性
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
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
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
以一日離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
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
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
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

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朱子
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
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
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
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或言父
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
盖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
義○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

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踈。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書云。

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
而無憂者已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
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
於不謹矣○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
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
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問其其
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
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

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幾諫只

是漸漸細密諫不要硬硬硬要耐○文

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當愛

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

大變孝子之事親教養是無以用其力矣故

尤以為大事所以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

之悔也○入葬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

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問人不事處繼母

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
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
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
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顧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隱之云
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
不慈孰使之離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
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之言或
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
况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
事母戮刑以馭下律馬僕從莫不俟命夫
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
至威命之不行耳○問鯨既被誅禹又出
而委質不知如何曰盖前人之愆又問以
鯨爲有罪又盖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

如今人其父擊碎人之器物其子買而償之豈是顯父之惡○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又嘗訓其子曰

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及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兄弟設

有不幸鬪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
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問齊家治國之道
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
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
何朱子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
看他蒸蒸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
他有以處那變處○朱子曰大宗法既立

不得亦當立小宗法○處鄉黨宗族見有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是人所爲蓋有不

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丈夫從裏面做出以

之事父也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
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
於有怒○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
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
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
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
之助爲多○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

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問妻育七出，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

子曰然○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
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
者也○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
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
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問必擇勝已爲友則勝已者必以我不
如已不吾友矣曰我求勝已者爲友不如
已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也○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尊矣○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踈厚薄耳○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等人爲惡者損友

也○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踈但踈之以
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
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或問原壤
母死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曰若要理
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問人倫不及師
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
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
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夫道雖

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
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
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朱子曰天下
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
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
持於外也○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
民則必知戴其君其位置各就自是以相
感而相持○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索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
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柳子
厚有言食君之祿畏不厚者憚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
多是此般見識○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近臣以蹇諤爲體遠臣以臨退恬然爲
體○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焚
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殉○修身

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欲正人
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
色貨利爲至戒○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
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
者逢君之惡也○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
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
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
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朱子曰君道貴

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蓋

心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
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
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
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
彼而平天下。○朱子曰三綱五常大倫大
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臨利害輒已失其
所守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德是以無
所振著而忘之耳。○朱子曰天高地下人

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上以九分十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

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
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云者
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
中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無
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
之極無以加此云耳○以其無器與形而
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
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

曰太極本無極○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
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
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推之於前而
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
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
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
有性外之物哉○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
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
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
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
無窮矣○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
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心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及其同哉。○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

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振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外極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朱子曰元亨利貞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
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
也者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
勸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
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
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
之靜矣○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
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

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
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
橫渠先生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
有心之名其名義甚密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邵堯夫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
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
極有理○朱子曰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

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
密與其他說話不同○朱子曰天地之間
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
此氣然後有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
未有無氣之理○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
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

之不同○或問慊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叫張子言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
至程子方始明備○有天地之性有氣質
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
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
本而萬殊者也○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

氣言之則不能無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仁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有摯。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

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
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亦我
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
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
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
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

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
性情之主也。○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
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
無不在焉。○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
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
發而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
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
者也。○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

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時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守不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
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
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
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
天地之氣亦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
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
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
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朱子曰儒者

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
之全○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
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
抑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
盡其大而無餘真希元嘗誦此而繼之曰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分
二子節

韋齋第十

韋齋師豫章羅從彥與李愿中爲同門友
聞揚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
不傳之遺音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
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
知誠意之地朱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第一
節○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
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嬉
遊獨以沙列八卦默視之○嘗指日問韋

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曰天何所附
韋齋竒之○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
不忘○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
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穉老之學亦
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第一○韋齋疾亟
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
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

朱子既孤則率以告三君子而專學焉
○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出先生疾一日
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
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
字符也汝尚勉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
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師事
延平久益不懈嘗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
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張南

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

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第二

○其色瘠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

直○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

常樂其心和而氣平○其閒居也未明而

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

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

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

次顛沛未嘗有涓更離第 四○羹食行列

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衣取蔽體食

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

處之裕如也第 五○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

如也第 六○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

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

油然而喜

第七節

○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

食衰絰各稱其情○居喪盡禮既葬日居

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朱子母夫人忌

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問今日服色何

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朱子長

子卒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朱子以子

喪不與于感祭於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

祭專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朱子曰宗
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
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第八○賓客往來
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權○於親故
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
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周卹問遺恩無所
闕第九○嘗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
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通于今又創爲月

旦集會讀約之禮○朱子所居之鄉每歲
春夏之交豪戶閉糶居民發廩強奪動相
賊竊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創立社倉
第十○在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
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
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
治人之道○在南康懇惻愛民如己隱憂
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撓

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復建白鹿書院
乃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
者爲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脩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
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漳州習俗未知禮乃採古喪葬嫁娶之儀
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男女
聚僧廬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爲菴舍
以居者悉爲之禁俗大變第一節○將趨君
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
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
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孫朱子首用其說以

對○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
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直
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
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
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
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有要
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
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

可回互而欺吾君乎。○朱子嘗進說於其君載呂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豈而終以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己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際凜然不可易者。○周子充薦先生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甘昇尚

在先生力論之孝宗曰昇有才先生曰小
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進言皆痛詆大臣
近習上之眷愈厚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
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第十一節○丁內
艱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四年之間辭者六○謹難進之禮則一官
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身易退之節則一語
不合必奉身而亟退○趙丞相既退朝權

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閑退尚帶待
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
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
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藁
焚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
道之難行也如此第十節○朱子平居無一
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

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

第十節

○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間

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

之行爭者益霽然矣第十節○終日儼然端

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諸經傳註

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

道之闢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

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

亦必沉潜反覆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
求至當而後已第十○從遊之士迭誦所
習以決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
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
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太廣之以聞見約
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
之惟恐其不空○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

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沉
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僞學之禁起有勸以謝遣生徒者朱子
笑而不答第七節第十○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學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
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
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
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

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
裕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
急於小成○以一心而窮造化之源盡性
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
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
其微剛足以任其量弘足以致其廣毅足
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
柔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

七也。歷變履險而不見。○養深積厚。○持
者絕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誠不
待索而植。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
憮然有不足之意。第十一節○朱子疾且苦。諸
生入問疾。朱子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
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
固着足。方有進步處。問溫公喪禮。曰。踈略
問儀禮。頷之曰。而正坐。擊冠。衣。就枕而逝。

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美惡小

變哉以上分九節

總字的上終